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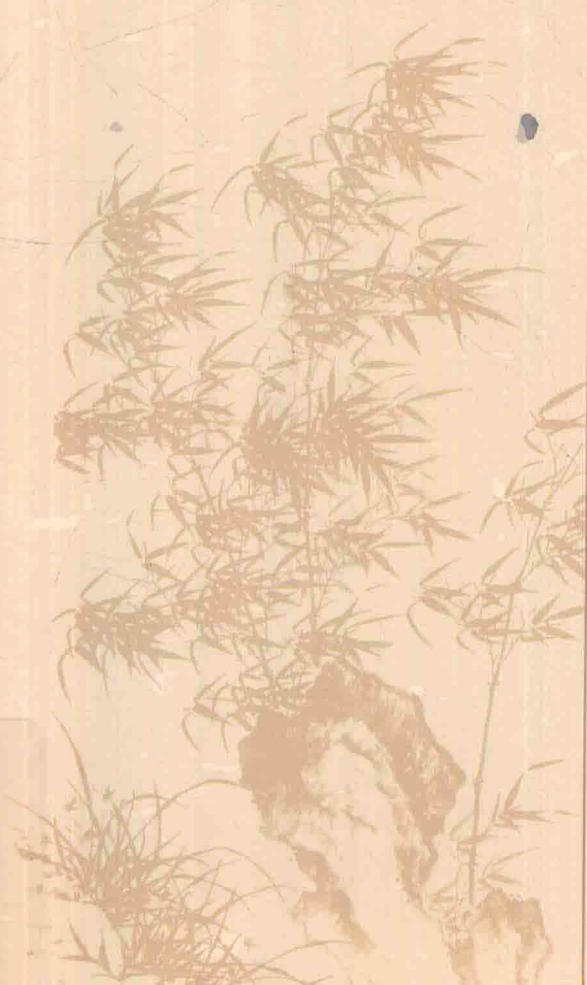


辽海学术文库

胡明 著

迟 到 集

学术思辨与艺文随笔



辽

迟 到 集

——学术思辨与艺文随笔

胡 明 著

辽海出版社

© 胡 明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迟到集/胡明著.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451-0310-6

I. 迟… II. 胡…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K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8873 号

责任编辑: 柳海松 孙德军

封面设计: 刘冰宇

责任校对: 廖 海

出 版 者: 辽海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81

E-mail: dszbs@mail.lnpgc.com.cn

http://www.lhph.com.cn

印 刷 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14.75

字 数: 388 千字

出版时间: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序

走上写文章的岗位已经 30 年了，30 年来文章也写了不少，有的有点价值，或许可以流传，有的价值不高，随手就搁置了。这里说的价值，主要指的是思想的价值，即理性思辨上或价值判断上有些长处，可以启发人的思考，有补于我们生存着的时代思维结构的前行，有补于我们生存着的时代价值观念和判断力的进步。我做学术文章是比较地看重思想的，即便是一些谈论艺文得失的随笔小品，也努力在龙蛇郁盘、元气淋漓的审美外壳下散布出一种骨立嶙峋、思想挺拔的气象，传播一种健康的文化心理，力图代表前进的思想界的言论姿态。——有些文章是在 10 年前写的，有的是在 20 年前写的，甚至是 30 年前写的，今天读来竟亲切如故，熟稔依旧，从思想内质的透彻珑玲到结撰技术的纯熟婉转都还觉得满意，不使我感到脸红，尤其是直立的思想，鲜活如初，“阿婆还是初笄女”。到这时我才想到应该把自己过去的有点价值的文章整理成集，谋求出版了，使它们能够保存下来，流传开去。

今天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有长有短——短的似乎多一些——大抵可笼罩在“学术思辨与艺文随笔”这两个框架里。所谓“思辨”，也即袁枚“勘断姬孔追微茫，眼光到处笔舌奋”相似的意思；所谓“随笔”，大抵又如汪士慎说的“胸中原有烟云气，挥洒全无八法工”——与书法绘画一样，随心用笔，自出机杼。集子分五个部分，一为艺文随笔，这类文章写得沉重一些，读起来似还觉得轻松；二是关于文艺学的几篇自以为不敷衍即用了力气写的文章，尽管有一些尖新峻急的文字，

但正面立论还是温和的，用心也是敦厚的。其中有几篇曾被学术界甚至思想界严重地误解与曲解。三是有关胡适、陈独秀与瞿秋白的，他们大致可代表中国现代思想史演进的三个方向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种范型或者说三种选择。之所以选上这些篇，主要因为它们的思想内容大多游离在我相关的几种专著之外。四是序跋和书评，这一类文字，我本来写得就不多，但都写得很认真，很有推敲。最后一部分是写作并发表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文章，只有这一部分我是随意选的，发表当时学界注意很少，这一部分选目只占同类备选文章的极小一个比例。——我相信这本集子可反映我30年来一些值得注意的思想轨迹和行走在学术道路上自信的姿态。——“春鸟秋虫自作声”，为这个精神严重残缺的世界，为它的思想学术的混浊嘈杂喧嚣浅薄留一点健康清新天然素朴，或许就是我想做出的一点贡献。

集子取名“迟到”，只是因为“迟到”是我选目上第一篇文章题目的最前面两个字。

记得我在《古典文学纵论》的自序中曾说到：“本性不喜欢形式上的严整周到，内容上厌烦四平八稳，文笔风格上更忌讳不咸不淡，气味枯索。”又说：“我自信此刻的文章还没有出现老朽的气色，也决不敢沾一丝敷衍的陋习。”——这些话再用在这里，大概也还合适。衷心感谢辽海出版社的厚爱与支持，这本集子得以付梓。知识思想、学术信仰的辽阔的大海里有片帆呼应，是我迈入新的一年最感欣喜也最觉沉醉的。——我为我“迟到”的参与庆幸。

2008年1月8日

目 录

迟到的纪念

——缅怀钱钟书先生	1
文学所的 50 年和我的 25 年	6
历史·历史观·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	10
红学的颜色革命与学术狂欢	18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责任	26
为最近 30 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立块碑石	32
文艺学的前沿、热点与高层	40
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伦理与逻辑起点	48
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学的现代性	
——兼谈人的精神家园看守问题	54
70 年文艺谈	66
贯通古今 寻索真知	89
胡适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	93
胡适与联合国	98
从朱熹到胡适	
——关于哲学文化的思考兼及徽学研究范围问题	103
“五四”落幕中的陈独秀与胡适	115

陈独秀与泰戈尔

——一个有关“东方文化”的沉重话题	125
陈独秀与“整理国故”	134
试论陈独秀的旧体诗	140
陈独秀晚年的文化见解及逝世后的文化评价	166
陈独秀“托派”问题始末	182
文学才情与政治选择	
——重读瞿秋白《饿乡纪程》《赤都心史》	206
关于瞿秋白的诗	224
经典的流播与纠察	
——瞿秋白译介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的历史是非	247
重温与思考	
——瞿秋白“普罗大众文艺”的设计理念与终极追求	269
瞿秋白批胡适疏解	292
《胡适传论》自序	301
《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自序	309
《正误交织陈独秀》代序	313
《狄公案》中译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	
——《狄公案》中译者的话	318
《南宋诗人论》前言	329
《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序	331
《白居易〈长恨歌〉研究》序	339
郭万金《明代与明代的诗》序	346
读《文化·审美·艺术》	353
读《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	359

江西诗派泛论	362
附评议周裕锴、莫砺锋关于“夺胎换骨”之争	372
江湖诗派泛论	373
陆游诗歌主题琐议	388
陆游诗的批评与陆游的诗批评	404
袁枚的思想哲学和文学观念	423
关于袁枚的诗	430
“以文为诗”和“以文字为诗”	449
“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	459

迟到的纪念

——缅怀钱钟书先生

《文化昆仑——钱钟书其人其文》一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培元、李明生就将样书送来给我，我是这本书最早的读者之一。这本书酝酿之初，他们也郑重地邀请我写一篇。他们知道，我是我们这一辈中极少数几个有幸受到过钱先生亲炙的人。当时我没有答应下来，我知道钱先生对“写他”和“研究他”——不管是动机还是效果总是疑心重重的，更由于一大批钱先生生前知己好友都在动手写纪念回忆文字，我想我又何必也扎进去凑数。两天读完这一册 35 万字的书，心里不免生起些激动，也浮起许多回忆，忍不住有些话想说。

钱先生已经逝世半年多了，算是我的一份迟到的纪念吧。

书名《文化昆仑——钱钟书其人其文》，篇目大抵两类：纪念“其人”的和研究“其文”的，领衔作者是我们社科院的前辈学者，亦有不少是我的师长、同事和朋友。文章分两类，作者其实很多是可以交叉打通的。如敏泽先生的文章无疑是“钱学”研究的学术巨制，但他完全能写出更翔实更丰赡的回忆文字；如傅璇琮先生的“缅怀”，当然以回忆为主，但他也完全可以做出厚重精湛的“钱学”研究。又如我的同事刘士杰的“幸福的回忆”，学术味与人情味并重，读后如饮甘泉，有一种纯粹智慧的满足和亲切动人的历史感。通阅全书，钱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他的思想智慧、他的人格境界、他的个性魅力、他的澹泊高洁、他

的机敏深刻，仰视这一座远在天边的“文化昆仑”，毕竟真有“走近钱钟书”的感觉。所谓“高山仰止”，愈走近，广大读者愈会感到云里雾里，仰之弥高。钱先生在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中仍然是一尊高坐云端的文化之“神”。这本书试图传达出这么一个信息：钱先生虽然是一尊文化巨神，但亦是一个温情脉脉的普通人——“昆仑”山景大抵如此。怀抱深远去往“昆仑”山中学道学剑者大多无功而返，他们眼高性急，找不到“下手”处；游戏山下掇拾花草者往往收获甚丰，他们因“散淡”而得真谛。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我很幸运，不但“走近”过钱先生，而且有机会、有条件与钱先生在极近的心理距离上作过多次长谈，动辄几个小时，如坐春风，更幸运的是这种长谈又往往有杨季康先生一同参加。那一段时间正是钱先生夫妇住在南沙沟6号楼深居简出的晚年。虽然深居简出，但他们对中國学术界与我们两个文学所的事却知道得很多。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也很希望有信得过、谈得来的同事和朋友来聊聊天。我的拜访也是他们学术工作忙碌之余的一个调剂，看得出，他们很欢迎。

我们聊天说上海话，钱先生的上海话多点无锡口音和三四十年代的流行辞，我的话题更多的是六七十年代的上海新典故和文学所里80年代初的人物春秋。我们不谈学术问题，更不提典籍文献，我们谈得最多的是人物，人物当然不是陶谢韩柳、李杜苏黄，而往往是何其芳、俞平伯、余冠英、吴世昌等，有时也谈钱钟联、程千帆；外文一摊的则是戈宝权、卞之琳、罗大冈，也偶尔谈及冯至、穆旦；杨先生谈得更多的是陈衡哲、苏雪林、凌叔华、陆小曼、林徽因等。我的印象中钱先生谈风气象阔大，机锋闪烁，语调如行云流水，但言辞犀利而雅洁，往往一目全牛，片语中的，也时时有李慎之先生说的那种“口没遮拦”，处处显出先生性情开朗、襟怀豁露，处处显出先生学术人品的高风亮节。风之“高”：俯视宇内，超越一代；节之“亮”：清光照彻，一片纯明。与钱

先生谈话，获益最多的倒不是那些学术人物的评价，而是感染到洞烛世事、辨识人心的一种敏悟和行止方圆、大节进退的一种自觉，这种感染最滋润我的灵魂，给我的“欣悦”是无尽的。

与钱先生的交往中有三件事，印象很深。第一件事与江绍原有关。钱先生曾给《文学评论丛刊》推荐来一篇江绍原的论楚辞的文章，我接到稿子一看，很感兴趣，决定采用。我还两次去八道湾 11 号寓所拜访了江绍原先生，由于是同乡，谈得很投契，江先生还请我在“柳泉居”吃饭。谁知道，这一期的《丛刊》还没有印出来，我却接到了江绍原逝世的通知。通知要我某日下午一时半到商务印书馆集合，统一坐车去东郊火葬场与遗体告别。遗体告别那天，人去了不少，我刚走进那个简陋又拥挤的等候厅，就听到有人在呼叫我的名字：“胡明，胡明，到这边来！”我抬眼望去，在等候厅的一个隅角里，一张破旧的乒乓台边的长条凳上坐着杨季康先生，钱钟书先生站在那里不停向我招手。人群一堆一堆在聊天等候，居然没有一个人认识、更没有一个人照应钱先生夫妇，他俩孤单地侷缩在那个隅角里。我赶紧挤过去与他们握手，钱先生脸上露出的喜悦近乎天真，激动地说：“你也来了，太好了！”于是我们坐下来边说话边等候。原先安排在下午第一场的告别仪式因故改为第二场——我们在东郊火葬场那个等候厅的隅角的长条凳上几乎谈了 3 个小时！那次的谈话内容（话题十分宽阔，也破例谈了许多学术，他还委托我传话给许觉民所长，下达好几条指示——钱先生是副院长）至今清晰可忆，但是那天钱先生头里的委屈和后来的兴致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神”，有时也怕寂寞、也怕孤单，也怕意料不到的“冷落”。钱先生招呼我时的那份天真与激动，我终身难忘。

第二件事是有关胡适的。一次我拜访钱先生时顺便提及台湾刚出版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一节胡适称美钱先生的谈话。我复述给他听：一位香港的朋友给胡适带来一本钱先生的《宋诗选注》。胡适便对他的秘书胡颂平说：“钱钟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有见过他，

你知道他吗？”胡颂平回答，10年前在南京匆匆见过一面，并说你是钱基博先生的儿子，英文很好。胡适马上说：“岂止英文好，中文也好。”钱先生听着笑了，过了一会儿说：“胡适之是‘贵人多忘事’，他是见过我的，也是在南京，一次文学圈子里的什么聚会。胡适之正好也在南京，当然就被请来当贵宾，坐在首席。我记得当时我还走到胡适坐的桌子边，向他请教几个问题。胡适之答话没说完，便被什么人叫过去了。那时我还年轻，他则是大名人，大权威，‘所以，我钱钟书认得他胡适之，他胡适之不认得我钱钟书’。”——末两句加了引号，正是由于我印象特别深刻。钱钟书年轻时也有这一番见名人的经历，也有过一番面对名人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的心结。胡适对钱钟书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他称赏《宋诗选注》“确实写得不错”。

第三件事是钱先生曾对我的一篇文章大加赞赏，那是发表在1988年第3期《文学遗产》上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现实危机与暂行出路》。文章刚出校样时，所里围绕我的这篇文章就发生了很大的争论，有的说“很好”，有的说“很不好”。钱先生在家里不知怎么也很快读了这篇文章，他明确表示欣赏，并传话给当时所里的主要领导：我好多年没有读到过这样痛快淋漓的文章了，请转达给胡明同志我的这个意见。他还私下对老朋友说：胡明这小鬼，孺子可教。90年代初，我去看望他时，他仍是指着我说：“你是孺子可教，一点就通。”又笑问：“听说最近又闯祸了？”当时我给他送去我的一本新出的书《南宋诗人论》，他翻了几翻就放下了，他的“孺子可教”显然不在学术学问上。我看得出，大抵他欣赏的是一种人文态度、一种阅世风格，或者说是一种学术气象，当然钱先生也很留意文章的技术。就是论学术，他也是更讲求一种宏观的识度与悟性，一种骑在历史肩上的姿态。前面我说的“很近的心理距离”大致也是指这一个观察与对话的角度。

钱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义独特的文化巨人，或者说姿态独特的“文化昆仑”，他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文化时代的终结，而不仅仅是一般意

义的“绝学”。翻过中国学术史的这一页，再也不会有第二个钱钟书的出现，更不会有丁伟志先生期盼的“钱钟书式的学者群的涌现”。得以产生钱钟书的时代条件不存在了，钱钟书的“块然孤喟”显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学人能理解与觉悟的。他与我们太“隔”了，他与我们这个世界号称主流的文化学术圈的人和事太“隔”了。文化上他有强烈的“叛逆”倾向，时时有跟伪文明捣蛋的意图。也正是因为他的天才与操守，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完美自足的一个特例。

巍巍“昆仑”，悠悠“文化”，钱钟书已经走进了历史，我们自己又如何来对待现实的残缺呢？

文学所的 50 年和我的 25 年

文学研究所建立已整整 50 年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波浪推移，逝者如斯，历史画面许多可圈可点。人事往迹，可待追忆，事业雌雄，凭谁辨识？“扬之则高华，抑之则沉实”，所里老同志不同视角的追忆与诉说，道出了 50 年发展变化参与者与见证人的沧桑感与事业心，几十年的奋斗探索与冲刺搏击积累下的经验与教训无疑是一笔十分珍贵的文化财富。

文学研究所毋庸置疑是新中国文学研究界的龙头，最不容置疑的一个事实是她聚集了同时代最杰出的一批古典文学研究家。与同时的高校相比，一边是一个或几个，一边是一批和一堆。而且，或许更内在的优势是淡漠了大学门户意识后呈现出的一种博雅气度与开阔胸襟。25 年前我们正是冲着这一层博雅气度与开阔胸襟而投奔文学研究所的，正是迷醉于她的一圈圈耀眼的光晕报考她的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当时“研究生院”还未成立，初试与复试的通知书上印的是鲜红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字样。——我们进入文学研究所大门时，文学研究所的历史刚好写了一半。25 年的风风雨雨过去，她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文学研究所的“古代组”——后来称“古代室”——的老一代研究家名气大，数量多，不少又是身怀绝学的特异之才。“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在五六十年的学术天幕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借用李太

白《古风》中的句子：“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尽管这个“乘运”有时又大大斫伤了他们的才性与体气，制约了他们天才的纵情挥发。

我们进所后，最初的动作是遍访群彦，所谓“深院卷帘看”，这一回把“老师”都一一看了个够。所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学术空气，书香醉人。专业与方向可以自由选择，体性与格调各自辨认归趋，陶铸加上熏染，渐修或者顿悟，二十多年来朝斯夕斯，沉浸其中，溺而不返，把我们推到了今天。文学所50年本体不移，“开花而谢，谢而复开”，营盘铁打，里面的人新面孔一茬接了一茬。

章学诚说过：“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古典文学研究的才性无非这两种归属。钱钟书先生说：“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文学所的古典文学研究呈现的也是两者并举，双峰插云，“唐”人和“宋”人并行而不悖。章学诚又将文学人才分为“博雅”与“专家”两类，风气因此便有“尚博雅”与“贵专家”之别，文学所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则是两种学术格调兼备，至于个人，“唐”人、“宋”人的历史选择乃是才性体气自然归趋的必然。

文学所的古典文学研究队伍大抵有三个方面的特色：一即前面说过的她没有大学的门户意识的限制和历史人事的层叠纠葛，故学术心理宽阔、广大、高远，当然也避免了目下著名高校普遍而宿命的“近亲繁殖”的种种弊端。二是她的学术自由争鸣的传统，这个传统正是建立在包容兼蓄、唯才是举、避免了学术人事“近亲繁殖”弊端的基础之上。三是“翰林院”的地位养成了院内所内单个人心气高、目光大、会骄傲的学术气质。这柄双刃剑固然会使不少根基不厚的狂傲之士浑身伤痕、落荒而逃，但确实又使不多的狮虎属性的英雄个人练就了独打天下的拳路与勇气。

文学所内的一条硬性要求就是努力写论文。一般情况下前辈不具体传授技巧，大都是闻道者“三嗅而作”，自生顿悟。记得胡念贻先生一次高兴时曾教过我一个读论文、写论文的诀窍：要做一篇专题的论文，

除了遍读与这一专题有关材料之外，更要紧的还是要从相关论文中搜索它们引用了些什么材料，舍弃、遮掩、省略甚至歪曲了些什么材料。仔细揣摩、认真排比这些材料，不仅可以作出驳议，提出商榷，更重要的是可把这个专题研究推向深入，引导出更深层次的结论来。多年来我时常借鉴这个深化论题的技术经验，不断训练自己，丰富自己，拓扩自己的胸襟，蓄养自己的气势，锻铸自己的才胆识力，努力做到：有眼光地选题目，有心计地审材料，有说服力地出结论。写的当中，还要注意用大力气敷演章节，锤炼文字，展示才情。

经过文学所 25 年的熏陶与体悟，我个人的学术经验是：一个合格的文学研究家要善于写论文，多写论文，多写言之有物，思想挺拔，骨立嶙峋的论文，出见解，出思想，出断制，出才情。论文出见解，出思想，出断制，出才情，其学术价值远胜过信息内容周全而思维见解平庸的专著。能写好论文的必然能搞专著，而会弄专著的未必能写好论文。“专著比论文厚重”的糊涂观念基于一个浅薄的认识：学术水准以量胜为权衡。时下内容浅陋，思想贫乏，因注足了水分而肥厚苍白的专著泛滥一片，我见到过不少专著写了一堆，头衔也拿了一堆，却没有写出过一篇真正合格像样的论文的专家。因此我又认为：写出一篇优秀出彩的论文如同挖出一口水质甜冽的深井，深井一口一口地挖必有史的意义与功德，水脉连缀一片必有江和海的浩荡景观。个人修史固然值得鼓励，但学养不全，才力不足，不如这样先一口一口地挖深井，“论”的价值决不亚于“史”。所谓挖深井，指的是提出一个观点，解决一个问题，补苴一段阙失，纠正一种认识，而决不是体制上换一番好看的构架，叙述时换一套时新的语码。我更认为：体感含咀一篇论文中蕴含的真知往往要比从一册史著中披拣寻觅被稀释了的“灼见”欣悦得多。

历史翻到了 21 世纪，文学研究所的古典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研究一样，呈现“边缘化”的倾向，风光不再，前景迷惘。这固然与整个时代文化场景的演变、与知识界知识谱系的切换、与知识阶层价值思

考的转化息息相关。“全球化”的经济趋势迫使社会文化作为它的附庸和装饰。学术研究又比一般意义的社会文化境遇艰难，而其中的人文科学，人文科学中的古典文学研究又递层以降。人才衡估功利的奔趋，社会价值实用的判断，虽闻“道”而争做“器”，竞相“用”而忘“体”成了一种时髦，一种“识时务”，古典文学研究被逼坐到了历史的冷板凳上。这还是一般价值意义的文化选择，同是古典文学研究，高校（它还侧重教学）则由于相关政策的关怀厚爱而能诗乐不辍，弦歌依旧，文学研究所则碰在体制的硬件上显得更为尴尬。不仅很难吸纳到新生的优秀专业苗子，而且已有的中生代人才纷纷被高校猎头诱捕而去！“虎踞龙蹲纵复横”，人才危机真正浮出水面。

尽管如此，即便是今天，文学所的古典文学研究队伍与高校相比，也还有较大的整体优势。前面说的三个大特色依然在，宽广的视野与胸襟，老一代嫡传的自由精神传统，睥睨左右，呼啸而出，迅猛向前的基因潜质。一旦外部条件成熟，政策相应改革，高风振六翮，不日起腾飞。我们的前辈师长当年常开玩笑说：“不觉前贤畏后生”，今天的格局是：“少陵无人谪仙死”，“小杜长吉又长成”。斗转星移，旗纛未改，大雅接续，正声绵延。挥别历史，面对未来，“满怀明月人千里”，“唯见长江天际流”。